

大巴驶过西宁德令哈路，一抹红色的朝霞昙花一现，浓浓的云层已酝酿起雨意，浪漫即将到来。

汽车在高原上奔驰，周遭被山峦包围，雪顶半隐在云雾中，任车轮飞驰，总也冲不出重围。天空很近，高原的风裹挟着大片大片洁白的云朵涌动、飘移。沿途土壤和植被不断发生变化，蓝白色的马兰花顽强地活跃在视野里。

汽车翻过了日月山，经过倒淌河，驶入青海湖盆地，景色呈现出不同的层次。雨珠在窗玻璃上聚集、滑落。车窗外，绿茵茵的高山草甸像一张硕大无比的绿毯，牧草的牦牛、绵羊和骏马对路过的车辆置若罔闻。银白的湖泊镶嵌在翠色之中，远处青黛色的峰峦顶着皑皑白雪，偶有鎏金的庙宇一闪而过。辽阔的草原上，铁丝围栏在苍穹下显得微不足道。途遇骑行的人，他们三五结伴，穿着羽绒冲锋衣，戴着头盔，上坡时弓着腰，费力蹬着脚踏板；平缓路段，又很闲适的样子。草原上偶有牧民简陋而狭小的窝棚，孤独、倔强地点缀在苍茫的天际间，让你穷尽想象去体验放牧时骑马驰骋的景象。

对于一年有一半时间被冰封雪盖的青海，除了旅游业和盐业，牧业是青海湖盆地的支柱产业。历史上驰骋原野和疆场，雄姿英发的“秦马”，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名声在外。湖泊、河流蜿蜒，像纵横于草甸深处的毛细血管，因了这些湖泊和河流，苍凉底色有了灵气。汽车环湖行驶了七八十公里，我倚着车窗，隔着辽阔的草原，遥望青海湖蓝色的水面。

青海湖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水源涵

养地和水气循环通道，被称为中国西北部的“气候调节器”“空气加湿器”。青海湖作为一个重要水体，维系着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是阻止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一个天然屏障。从这个意义上讲，青海湖不仅仅关乎青海人民，也关乎全人类。青海人的大气，应是缘于这片广袤而粗犷的土地。从西宁到茶卡，山川壮阔，但沿途烟稀少，让人无形中腾空了胸腔和心脏，去包容世间万象。

青海湖南岸的二郎剑景区是我们撬动青海湖景色的一个支点。

我们运气不错，午后到达青海湖时，天气晴朗。青海雨热同季，尽管阳光普照，但并不炎热。下车前，几乎所有人都全副武装，防晒衣、帽子、面罩像抵抗紫外线的铠甲，将人捂得严严实实。

刷身份证进入青海湖景区，一条长长的木栈道直插湖滨。抵达湖畔，明媚的阳光下，一湖浩渺的湖水，宁静柔美得令人窒息。青海湖被大通山、南山、日月山与橡皮山四面合围，百川东到海，不能远足的水，寂寂的。一条孤独的湖岸线不知延伸到怎样的地老天荒，寂寂的。孤旅的我，依着栏杆，深情凝望群山

环抱、养在深闺的高原封闭湖泊。西海王母的塑像一半淹没在湖水中，在最引以为傲的西海瑶池中静默，千古守候。低眉，草滩茵茵；仰首，碧空如洗。除一两株欧丁香在风中摇曳出弱弱的紫，天空、青山与湖水一色，寂寂的。深蓝的湖面在阳光下反射出亿万道铂光线，湖水咕嘟咕嘟地拍打着岸边，节奏平和，似有若无。

青海湖的寂寂，是日月山的手笔。青海湖成湖之初，是淡水湖，也是外流湖泊，与黄河水系相通。后因地质运动，日月山隆起，倒淌河汇入黄河的通道堵塞，反其道而行之，自东向西倒灌入青海湖。由此，青海湖改变属性，由外泄湖变为宁静、神秘、微咸的封闭湖泊。

青海湖的寂寂，是大唐遗落在日月山的一滴眼泪，是理性生态意识保护的结果。大多数景区不外乎吃喝玩娱，青海湖与其他景区不太一样，无琳琅满目的小吃摊，鲜有招揽游客的小贩，甚无太多的酒店。人们不在这吃喝拉撒，它就不用去消化人类制造的垃圾。人类染指越少开发越少，青海湖就越天然。青海湖的核心景区是一条延伸至湖中的栈桥和一条湖边栈道。或

闲庭信步观鸟观海，或乘游轮游艇去湖心岛，也可骑水上摩托和自行车，在碧波中追风逐浪。

我穿白色衣衫，红色披风，坐在栈道的木阶上听高原的风。脚下是粗砺的砂子和被湖水反复冲刷得极光滑的砾石。微浪涌上沙滩，又缓缓退去，转瞬重来。些许水滴溅在鞋上，脚蹻上，凉凉的让人惬意。季夏的青海湖，西风气微，湖面丝滑，若一颗超大的蓝色宝石，静谧安详。思忖这湖蓝水，饮下它，会不会变出蓝色的美瞳呢？湖水透明度高，肥硕的湟鱼在清澈的湖水里如同裸泳，当真是半湖清水半湖鱼。观海桥侧，成群结队的棕头鸥、斑头雁在水里抖动着翅膀快乐地扑腾、嬉戏，把湖水搅出数不尽的涟漪又飞走。鸥雁与湟鱼一起接受人类投来的艳羡的注目，也接受友善的投食，好一幅鱼鸟共生图。青海湖是候鸟们南来北往的驿站，人类在这里与自然万物温柔相处，和谐相待、和谐共存。

我沿着湖畔木栈道行摄。一路上没有要等的人，也没有等我的人，想停即停，想走就走。视线和心思全给了风景，享受着身体和心灵上高度的自由。

日头西斜人归，心头歉歉地。青海湖远不止季夏这一种姿态。冬日全湖冰盖，湖光山色一片茫茫。待春风徐来，冰湖文开；若西风强势，冰湖武开，冰盖破裂，将巨大的冰山推向湖岸，若卷起千堆雪。然而，这些仍显牵强——我对青海湖别有情衷。

风景不必都看透，三餐四季，总觉得有些期待，留些揽而未尽的神秘。

槐树村纪事

李中焜（四川巴中）

在乡村博物馆

青砖、石碾、水磨以及火炕

它们整齐划一，在槐树村的博物馆

与我久久对视。时间并不轻松

在它们身上留下的印痕，是斑驳，是残缺

更是它们每一根脉管里流淌着的清澈涟漪

光阴更迭，博物馆藏的每一块物件

都被后来者所热爱，在它们漫长的成长岁月

即使有一场沐浴人间的春雨，也不能打扰

宁静，那是对恬淡生活最好的馈赠

来自我们间的爱，那都只是遇见了自己

感恩这些物件吧，把它们安放在这里

让我们找到了昨天的回忆，它们的主人已经

成为槐树村博物馆的王者

槐树井的传说

槐树村其实没有槐树，槐树是后来种上的

但槐树井的水，一直流淌不停，像环佩青衣

盈盈素履，敞开着宽大的胸襟

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槐树人，贡生、秀才

和现当代的硕士、博士，以及乡贤名流

在槐树村，可以占据整个村史馆装帧的封皮

然而，比起遗落的花。槐树井更为美好

顺着流淌的水渠，我看见鸢尾花的蓝和紫

它们吐纳的芳香，仿佛把我带往春天的小路

在丽阳下，清澈的流水好似银子的反光

在槐树村，听得最多的是井的传说

有时候听着听着，春风就迎面吹了过来

春风，又好像会把春天的槐树井推得更高更远

槐树村的春天

槐树村的春天，除了遍地樱花

还有新出土的沙参和春鸟的鸣叫

即使，对岸群山遥远的澄明的起伏蜿蜒的天际线

那也只是槐树村春天对标的参照物和指南

忽如一夜春风来，在槐树村笔直的公路上

你又怎能忽略那些低矮的鸢尾花

虽说：风生风出，云生云出

但在槐树村，朝霞才是人间最好的调味剂

不论你是从北朝南来，还是从南朝北去

也许，你会在三月里的春天里遇见一位老者

他说：在槐树村的春天，

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最好的礼物

王国华散文二题

（广东深圳）

红树林的世界

红树林是南海边的一种特有景观。所谓红树林，就是长在海水中的树，有灌木有乔木，常见品种：秋茄树、草海桐、桐花树、无瓣海桑、老鼠簕等等。高高低低，互为犄角。我仔细观察过，几乎所有品种都开花，分布于每个季节。潮来，浑黄的水淹没了半截身子。潮退，则露出剑一样的呼吸根。这些根须一两尺长，坚硬，密密麻麻地拱卫着红树。它们在涨水时可以浮出水面，帮助主干呼吸。红树并非天生嗜咸，相反，即使在海水里，它所需要的大地上的森林也没什么区别，因不幸被上天弃于此地，必须夹缝中求生存，如同高山上石缝中的青松，有人夸赞其坚强英勇，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可以选，谁会主动放弃水草丰美之地。

狂暴的台风到了这里，被红树一挡，便如强弩之末。它们站在风浪的最前沿，最先感知生命的冷暖。正是这一片片挣扎的树林，涵养着伶仃洋的生机。除了浮在表面的小螃蟹和跳跳鱼，在树林的根基下面，生活着各种贝壳类生物，如扇贝、栉孔扇贝、糙鸟蛤和马蹄螺、凤螺等。仔细看海边的礁石上，印着一块一块斑驳的白点，铜钱大小，仿佛人脸上长出白癜风，又像无端落下来的鸟屎。那是贝壳的残骸。贝壳硬，石头也硬，天生抵触的两种物品，生生融为一体。离得太近，天长日久，终于生发了爱情。在红树林成片的水域，角毛藻、半管藻、辐杆藻、三角藻、圆筛藻等浮游藻类，层层叠叠，附在淤泥上，触碰一下，柔软潮湿。近处看，就像小山一样。看似肮脏，但有了藻类，

伶仃洋上的猴岛

那是一个没有居民定居的小岛，名内伶仃岛。岛上猴子多，堪称猴岛。上千只猕猴成了这座岛上真正的主人，它们跳上跳下，采摘果实，互相梳理毛发，无忧无虑，构建出一幅和谐社会图。其实猴群内部暗流涌动，关系错综复杂。

除了若干落单的散猴，它们又分成多个猴群，互相之间划地而治，时不时为了地盘争斗。分分合合，一年又一年。猴群有猴王，由最强壮的公猴担任。猴王是用武力斗争确定出来的，称王之后要保护猴群的安全，维护猴群的秩序、猴规。拥有支配权，食物先用和分配权。幼年公猴长大以后也会被赶出去。某种意义上讲，猴群里生活最稳定，地位最稳固的倒是母猴，猴王保护着它们，为它们征战。但猴王并非一劳永逸，那些被其他猴群赶出来的雌性猕猴，在远处的树干上悄悄地向这边张望，觊觎着这个草木丰美的地盘。它看着那个威风凛凛、结实强悍又充满戒备的猴王，盘算着自己的战斗力，心想，总有一天，我要成为你。不久，这个公猴整理好心情，勇猛地冲过去，和那个猴王厮打在一起。这次厮打，是一场实力的较量，如果输了，将流落他处，一辈子孤独终老，翻身机会极少，若不幸受重伤，无医无药，很快就会死去。如果赢了，自

便有了新哲水蚤、波水蚤、真哲水蚤等浮游生物，它们又为各类鱼虾提供了食物。

整个红树林恰似一座座高楼大厦。在这林立的大厦上上下下，甚至地下室都有生命在活动。刘毅在《中国国家地理》上撰文谈到弹涂鱼：“它们在滩涂上不断掘穴、搅动泥沙，提升了土壤的通气量，促进了包括红树植物在内的滩涂植物的生长；它们取食底栖硅藻、小型动物及尸体，同时又是众多水鸟和蛇的盘中餐，是潮间带物质和能量流动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实，所有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些或缺的，都已经消失了。剩下的，在这个闭环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互相依存着。即便是你吃我，我吃你，也是依存着。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红树林则是地基，是引领者。

有一种海洋现象，名为鲸落。一条鲸鱼死了，坠入沉寂的、深深的大洋底部，成百上千种生物可以靠这具庞大的尸体存活。食肉者兴高采烈，食鳞者趋之若鹜，食腐骨者不紧不慢。百年时间，一代代繁衍生息。对那些短暂的生命来讲，这就是天生的古今多少事，天生的都在笑谈中。终有一天，所有的一切，彻底被大海消化掉，只剩蓝色的海水在荡漾。

一棵红树即一头鲸鱼，从头上的叶子，到树干、树根，每个缝隙里都有生命在蠕动。一片红树林，便成一个宇宙。它们与风浪对抗，与海水的咸对抗，互相之间也依存，也互有攻防，维持着另一种平衡，自葆生命的痕迹。

然是众星捧月，锦衣玉食，度过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但它也必须提防更年轻的公猴的袭击。一次赢了，两次赢了，不可能次次都赢。年老体衰之际，即是被其他猴王登基、自己被赶出猴群之时。猴王掌权不过三四年。没有一个猴王是善终的，它们都有两个“猴生”，一辉煌，一恹恹。前者靠运气和体力，后者却是逃不脱的必然。

岛上有管理人员五六十位，负责清洁、治安、急救、防火防灾等，他们与猴子基本互不干扰，偶尔会有一些投食和救助，但绝不介入其纷争，更不改变其野性。

山林覆盖着岛屿，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树木味道，果实则是清甜气息，有荔枝、黄皮、菠萝蜜等，一年四季不断。但供给终究有限，猴子达到一千五百便是极限。再多出来，除了争斗而死外，就靠自然淘汰了。一般猴子能活十几年，岁数大的可活到三十岁。它们老了之后，病饿交加，会被蛇吃掉，碎尸又被鹰隼拾去。

在内伶仃岛上行走，可以听到稀奇古怪的鸟叫和草窠里低微的虫鸣，还可以看到被海浪冲上岸的塑料袋、粗树枝和树枝上触目惊心的疤痕。空荡荡、平展展的一片汪洋上，有着无数的可能性。水面压制了一切，抚平了一切，而新的波澜正在涌动。



父亲 杨明强 摄于雅安市石棉县孟获城彝寨新村

作家王国华的新书《掌上花园》（深圳出版社 2024年7月版）出版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己迄今出版了25本书，这本书是最满意的一本。我收到此书时，刚好是初夏，枕上风，翻读一过，为我身居北地万物开始葱茏的时光，平添了诸多会心与遐思。

我在阅读王国华的另一本著作《街巷志：行走与书写》时，曾下过这样的断语：游走于城市迷宫中的王国华，从未在“现实之镜”“想象之镜”与“书写之镜”等多重镜像中迷失自我，一直葆有着无限热爱生活烟火本色，也一直葆有着旺盛的书写生命的胆识活力。令我感到眼前一亮的，是这本《掌上花园》，王国华不仅依旧秉持着内心明净赤诚、文字从容洗练的一贯写作姿态，和以往著作相较，更多了些人到中年的温和致远。字里行间，漫溢着他与人间草木的垂注，楮叶内外，飘逸着他与时空万物交错缠绕的清欢。他的这本小书，不仅让我想起了古老的《诗经》，明代的《长物志》和《花镜月令》，也到了汪曾祺先生笔下的草木虫鱼鸟兽，甚至我收藏的《森林生态学》和《新编植物学》。之所以让我有这样的勾连遐想，是因为王国华在陈说一花一草一木的过程中，既有博物学所需呈现的精准扎实，又有散文创作所需张扬的才情眼光。比如，他写金苞花，“金苞花，细弱的灌木，半人高，长在路边，也不知是野生还是人工种植。叶片上有明显的脉络，椭圆形，亮绿。顶端金黄的花片斜着层层叠叠，上细下粗，成宝塔状，总共一拃长。叶片手感稍硬，若干细细的镰刀状形的白色花瓣从里面钻出来。”在《文心》中，他写道：“这一片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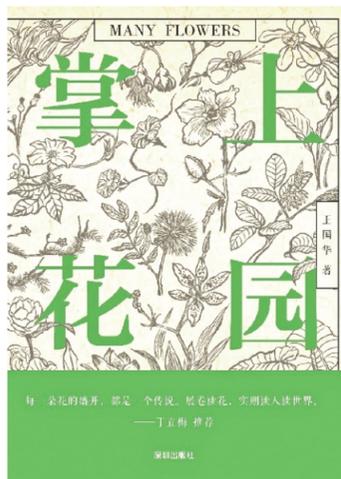
一个人的草木文心

葛筱强（吉林白城）

兰，悬于深圳最繁华区域的公园内，不被尘世的嘈杂污染一丁点儿。经过了神的点化，它的身上浸透谕令和暗示，早已百毒不侵。树荫挡住太阳，文心兰的金黄越出叶子，向上，再向上，和阳光合二为一，带着沉默的大大小小的灵魂。”

更为宝贵的是，国华书中所写植物，都经过他躬身凝望的田野调查，都经过他神游八极的心灵内视。或沉郁或淡然或跳脱或活泼的笔触，既有法布尔以虫性折射人性的沉思默想，亦有明清小品文的野逸幽怀。他写睡莲，“所有的生物都一样，包括睡莲，包括人。萌发成芽，渐渐长大，傲然立世，到垂垂老矣，以致腐烂成泥，经历了一生又一生。腐烂之后，还有其他形式出现，又是一生又一生，无数的生生世世。连灵魂都只是变化中的形态之一，而非终结。没有永远的消失和灭绝，即使被烧毁，粉碎，飘散在空中。”他写米兰，“能够从小米粒中看到花，亦是观望者的造化。万物之形，生于目而成于心。”在我看来，国华的文字，外泄于花团锦簇，内里雕琢的，是世道人心，是桑田沧海，是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挥手而就的心事显露。

东坡居士在其《记承天寺夜游》一文中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王国华藏身于喧嚣扰攘的都市人



海，却能于坐看尘世无言之罅隙，览风物掌故于己怀，思风云逆旅于脑际，这岂止是得了闲雅，实在是得了“大道至简，大味至淡”，隽永洒脱的草木文心。写作此文时，窗外驟雨暂歇，空气中弥漫着无名草木的香气。